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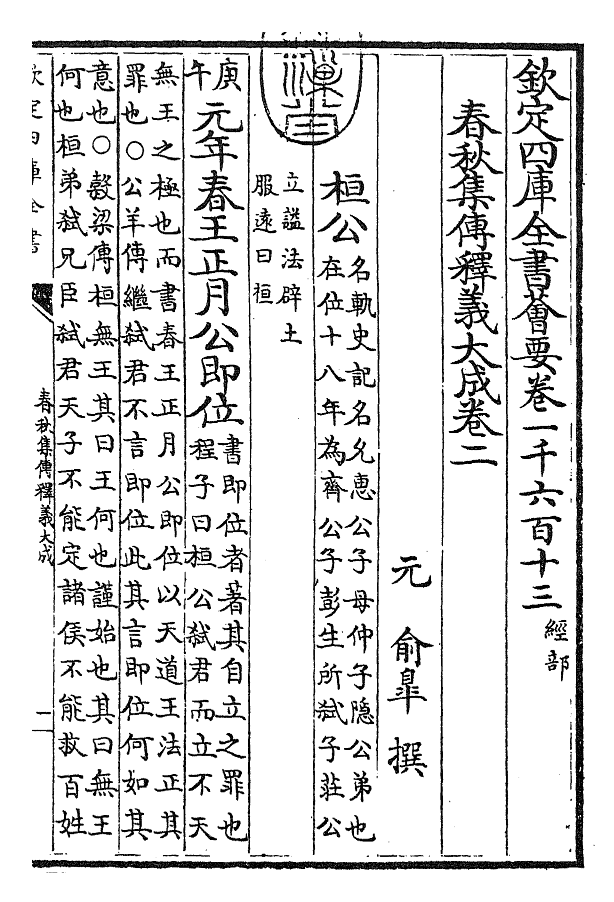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十三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二

元 俞皐 撰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母仲子隠公弟也在位十八年為齊公子彭生所弑子莊公立謚法辟土服逺曰桓

庚午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者著其自立之罪也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胡氏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

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嫡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

可以邪日之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會于垂為易田
也以用也許田在王畿内魯湯沐邑也近於鄭今汴梁
路通許縣實以祊易許而加璧也聖人諱之故變文書
假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来歸祊盖欲易許田魯
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
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
國惡禮也○左氏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
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
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
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
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
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
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假不言以

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胡氏傳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隣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

之義大矣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杜氏曰衛地近於垂在今東昌路曹州濟陰縣易田惡事也而誓不改變見桓公終無悔心聖人所以深著其罪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左氏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胡氏傳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棄禮義隳綱常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秋大水非常為大高下皆有水為災也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公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左

氏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傳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来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歛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名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雖無事必書時書首月而成歲其有四時不具者蓋闕文也○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辛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督宋大夫名即華督也再命例書名與夷宋殤公名也孔氏父名宋大司馬三命例書氏書名稱大夫著其節也與仇牧荀息之義同程子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者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稱大夫不失其官也○左氏傳初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至是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

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胡氏傳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説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

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朱子曰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為未當程可久謂自改之說甚得其情項氏曰滕薛杞之降黜先儒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朝聘盟會徵賦無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國小爵高不能自安或請於時王而降爵或由於伯主而易班聖人從而錄之以見當時之亂也平

丘之會子產爭承謂鄭伯男也而使供公侯之賦懼弗給也正此類歟趙先生曰滕侯書子國削弱而自改也若以服屬于楚而降之則何以不降蔡鄭乎○胡氏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簒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簒亂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

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杜氏曰宋地書會而先序齊侯齊為主也不書平而書成者保人之賊私人之賂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左氏傳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賊也○穀梁傳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胡氏傳案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

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鼎郜國所成之鼎也郜姬姓子爵國在今東昌路曹州成武縣北郜城大廟朱子曰魯周公之廟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彊致之也○左氏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

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直

以弑逆之事為可以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當作紀公穀胡氏亦作紀蓋杞乃公爵後改稱子未嘗稱侯左氏以為杞來朝不敬乃謀伐之附會之説也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左氏傳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胡氏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侯爵國在今河南府路鄧州

楚武王始彊盛僭號稱王蔡鄭與之鄰近故懼之而會謀焉程子曰始懼楚也○左氏傳始懼楚也○公羊傳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胡氏傳案左氏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彊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小大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程子曰將卑師少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左氏傳討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

與齊鄭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左氏傳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来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胡氏傳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壬申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為會定婚也吴先生曰不書王缺文也嬴杜氏

曰齊地泰山嬴縣今河間路滄州故城○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于嬴定昏于齊也○左氏傳成昏于齊也○胡氏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復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交相命而不盟也

蒲杜氏曰衛地陳留長

垣縣在今汴梁路陳留縣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會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左氏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胡氏傳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来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當作紀程子曰桓公簒立無歳不與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左氏傳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

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胡氏傳穀梁曰既晝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弑隠而立桓故桓公加之三命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而左氏以為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誤矣逆迎也在齊故稱女逆女為桓公逆夫人也程子曰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左氏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来魯侯於齊以遠邇言

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讙杜氏曰魯地濟北蛇丘縣有下讙亭在今東昌路丘縣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告于廟也○左氏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

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胡氏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程子曰來聘致夫人也○左氏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有年是年五穀皆豐故曰有年桓公為大惡行何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逐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公羊

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胡氏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奥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癸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不書王缺文也冬獵曰狩狩常事也狩于郎則非常矣故書周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不時則害農非其地則傷物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左氏曰書時是也公羊曰譏遠蓋言非地也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左氏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胡氏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

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吴先生曰宰渠伯周宰渠伯也糾渠伯之子名也再命例書名仍叔武氏之子未命故書子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尊卑貴賤之義亡也○左氏傳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胡氏傳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

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叅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没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来聘冡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㒹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㒹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陳桓公名鮑蓋以己丑卒也甲戌下

當有某事脫簡缺文也程子曰甲戌下文缺趙氏曰甲戌下當記佗作亂之事蓋脫簡爾啖氏曰三傳多造事端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甲戌下當有脫簡○左氏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為以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齊鄭大國紀小國也

齊鄭如紀非朝也謀襲之爾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左氏傳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胡氏傳案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

而朝紀乃懷詐護之謀欲以襄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来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氏叔字周大夫例書字仍叔之子未命故止書曰仍叔之子

桓公大惡當誅而天子不加討連年遣使聘之周之失道甚矣程子曰古之受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父任事仍叔受命来聘而使其子代行也○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仍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

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網紀廢弛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日闕文太子免立而葬也是年陳佗弑太子免而自立不書不來告也

城祝丘　祝丘杜氏曰魯地今益都路沂州書不時用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從順辭也王

自將而三國以從者從亦罪也不言敗諱也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以敵王也故不書王師敗○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胡氏傳案左氏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褫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大非常也雩祭名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

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左氏傳書不時也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胡氏傳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志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巳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

螽 凡螟螣螽蟊皆蝗之屬也杜氏曰蚣蝑之屬爲災故書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程子曰既旱又蝗饑不在書可知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

不甚則時

冬州公如曹

州姜姓公爵畿內采地曹姬姓伯爵國在今東昌路曹州定陶縣州公如曹朝於曹也外相朝例書如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胡氏傳案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來故先録其本

乙亥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朝上士也再命例書名寔來來魯也非王命故不書使與書祭伯來之例同而諸家或謂州公名寔或又以為杞皆臆說也又有訓寔為是者尤繆也愚所謂當據經覈傳正

為此類○左氏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胡氏傳案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彊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

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彊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杜氏曰魯地今濟寧路鉅野縣東南程子曰謀齊難也○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禮中冬教大閱今盛夏大閱以非時故書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左氏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胡氏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

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

蔡人殺陳佗

案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然則蔡人殺佗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善其討賊也公羊以為淫穀梁以為獵皆臆說也程子曰佗弑世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左氏傳厲公蔡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絶也曷為絶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

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胡氏傳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簒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桓公子名同即莊公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則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公羊曰喜有正也意與此合而穀梁曰疑故志

之非也○左氏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夫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隠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胡氏傳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

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是豈為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左氏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胡氏傳案左氏會于郕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公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能援其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丙子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杜氏曰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在今濟寧路鉅野縣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胡氏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嬴姓伯爵國在今襄陽路穀城縣綏穀伯名吾離鄧侯名程子曰臣而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矣○左氏傳名

賊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

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案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丁丑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也常事不書書之譏失禮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氏傳案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周大夫字也周大夫例書字程子曰桓公弒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傳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

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魯伐邾也內將卑師少例止書伐其

冬十月雨雪

朱子釋七八月之間旱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由是攷之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書不時以紀異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公羊傳何以書

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祭本伯爵書公為王朝三公也来来魯也遂者繼事之詞特書来魯以逆后為繼事所以罪祭公也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来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左氏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胡氏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来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

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
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
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
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
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
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戊寅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紀侯女京大也師衆也諸侯稱王都曰京師歸
于京師嫁為王后也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
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
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
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左氏傳
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
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為之中者歸

之也○胡氏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予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

秋七月 雖無事例書時書首月其有不書蓋闕文也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桓公也射姑世子名也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左氏傳賓之以上卿禮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

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傳桒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己卯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桓公名終生子射姑立是為莊公○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則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杜氏曰衛地今東平路東阿縣有桃城公欲與衛講好而衛不從故公雖出而衛侯不至書弗遇以見衛侯之不至也○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胡氏傳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

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
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伯來戰于郎齊主兵故先序責在三國故書來戰程子
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不為少矣
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
直義坦然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矣我則有禮彼悖道
縱欲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甚三國之惡也○左氏
傳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
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
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
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
內諱也○胡氏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
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

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葢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於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怨小忿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

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庚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齊主盟故先序

諸國書人皆一命之微者也而胡氏謂微者之盟不書知者過之爾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則豈非微者乎若貶而改書則何以不貶於來戰而獨貶於此盟當從例以為一命者也惡曹杜氏曰地闕今疑是衛之曹邑也

曹邑今大名路滑州白馬縣○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

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来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寤生莊公名也三月葬速簡失禮也莊公娶鄧曼生世子忽是為昭公又納宋雍氏女名雍姞生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子亹子儀昭公立四月而出奔厲公自宋入而立焉後厲公出奔國人弑昭公而立子亹齊侯殺子亹祭仲又立子儀○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

鄭**鄭忽出奔衛**宋人宋國之人也拘而因之例書執祭仲鄭大夫突不言鄭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言忽當有鄭也與書糾齊小白赤曹羈之義同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左氏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

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

賊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於詩有女同車剌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籜兮君弱臣彊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

狡童曰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郤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彊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彊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魯再命大夫名柔魯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魯自去年與齊衛鄭為仇敵故結宋陳蔡以為此盟折杜氏曰地闕○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杜氏曰即郕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杜氏曰魯地今東

平路壽張縣有古闞城○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巳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當作紀曲池杜氏曰魯地今東平路汶上縣有曲水亭書會而紀先序紀為主也○左氏傳平杞莒也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南燕一命之微者也南燕姞姓伯爵國在今衛輝路胙城縣穀丘杜氏曰宋地今河南府路歸德府穀熟縣書會而宋先序宋為主也○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名躍

弟林立是為莊公書卒不書葬來赴而魯不會葬也公會宋公于虛虛杜氏曰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龜杜氏曰宋地武父杜氏曰鄭地今濟南路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左氏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名晉子朔立是為惠公孫氏曰再言丙戌羨文也○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內將卑師少例稱及稱鄭師將卑師衆也宋辭平故盟鄭同伐之宋不服故戰○公羊傳戰不言伐此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

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来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壬午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諸國書爵君親將也後書師見其用衆也大崩曰敗績○左氏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内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

外故從外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胡氏傳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攷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彊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簒國之人

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三月葬衛宣公**胡氏傳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魯有水災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十三年鄭與魯同敗諸國之師故為會以講好○左氏傳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此亦見是周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也必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當冰而不冰冬溫也然冰亦國所有用之物無則國用不給是以書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無冰時燠也○胡氏傳案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

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燮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斷簡缺文也啖氏曰夏五之下必知脫月字○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胡氏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會鄭伯而夏使之來盟前定故也

語鄭伯之弟名也左氏曰子人蓋其後為子人氏也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齊高子不同○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氏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時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

御廪魯奉粢盛之倉也火焚曰災嘗時祭也失禮故書○左氏傳書不害也○公羊傳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廪災何以書記災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廪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廪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

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胡氏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名祿父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諸國書人將卑師少也以用也宋用之而諸國從之也程子曰凡諸侯之國甲兵有

制皆統乎天子廼敢私用之歟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佗書以其師皆做此陳氏曰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左氏傳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胡氏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申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見天子不道諸侯不臣之甚聖人是以懼春秋是以作也○左氏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

爾王者無求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周桓王崩太子佗立是為莊王趙氏曰周嗣王即位皆不書不能令於天下也諸侯之不

臣而莫之臣也哀王道積微而莫之興也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天王崩而魯不往亦不會葬今乃會葬齊侯逆亂可知矣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案衛侯於夷儀不名為其義未絕也惟突奪正而立於其出奔故以名之以其於王法當絕也後入於櫟書名為可知也○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譏奪正也○胡氏傳案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

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爾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不肖可知○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傳反正也○胡氏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名新臣鄭莊公卒許人迎之而入即位是為穆公項氏曰許叔稱字為鄭附庸也○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氏傳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廹於齊鄭不得奉

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公會齊侯于艾**及齊平也○左氏傳謀定許也**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牟爵姓俱闕國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葛嬴姓伯爵國在今河南府路歸德府寧陵縣杜氏曰三人皆附庸世子故稱人今案附庸之君稱字則其世子稱人宜也而諸家以為貶俱失於鼇來朝魯桓因為有罪直書而義自見何待稱人然後為貶乎○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胡氏傳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秋**

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地今汴梁路鈞州陽翟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

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胡氏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彊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冬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杜氏曰宋地鄭氏曰亳州在今河南府路亳州宋公為主謀納鄭厲公也○左氏傳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

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經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彊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伐以譏之也

乙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再謀伐鄭也○左氏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胡氏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

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 程子曰不惟告廟且見公之勤勞於鄭突也○左氏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胡氏傳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向鄭氏曰魯地宿州有向城左氏傳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

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丙戌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將滅紀公會盟以平之黃杜氏曰齊地今盤陽路登州黃縣○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內為主書及邾小國也不能為主當從穀梁傳趡杜氏曰魯地○左氏傳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微者爭疆之戰也奚杜氏曰魯地○左氏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侯名封人蔡季桓侯弟名獻舞自陳陳納之也項氏曰蔡季書字為陳附庸也○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蔡人嘉之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胡氏傳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弟獻舞立是為哀侯

○胡氏傳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與邾盟秋因宋而伐之畏大陵小背信捨義桓公之惡貫盈矣○左氏傳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朔不書日缺文也○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

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丁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水在濟南路歷城縣夫人文姜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所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觀南山之詩可見矣朱子曰南山有狐以比齊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也又曰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妻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左氏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

弗稱數也○胡氏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案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

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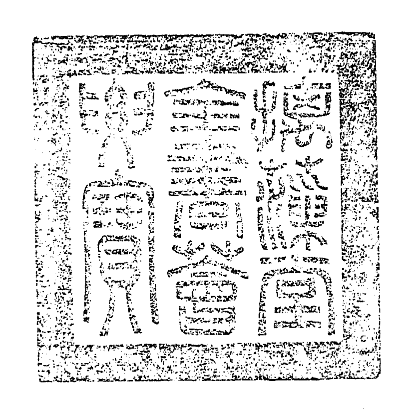
書薨于齊以見為齊弑也桓公不能正其室而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左氏傳夏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胡氏傳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或曰齊人殺彭生是賊已討故書葬然案左氏謂齊侯使彭生乘公而公薨于車則賊乃齊侯不得謂之賊已討也聖人何以書葬乎曰不然此之書葬見彭生之已討也於後書夫人孫于齊以見齊侯與

夫人之未討也○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胡氏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讎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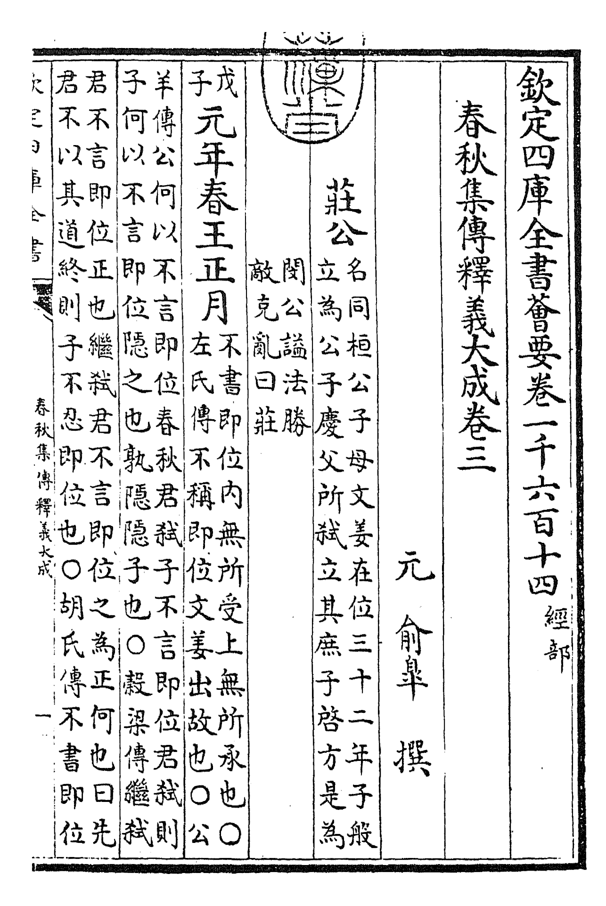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馬　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三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十四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三

元 俞皐 撰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子般立為公子慶父所弒立其庶子啓方是為閔公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内無所受上無所承也○左氏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胡氏傳不書即位

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邪春秋繼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桓公夫人文姜也内出奔例書孫於其復不書以見義不當復深絕之也不書姜氏吳先生曰貶簡也書出奔義自見何待去氏然後為貶乎○左氏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内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孫之為

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君子大受命○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狥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於夏單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伯逆王姬逆迎也單伯魯卿四命例書字與齊高子之例同孫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十四年書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諸侯之上亦不若内臣先書而後書會也惟内臣會諸侯則曰某會某也則單伯非王臣明矣又案夏單伯逆王姬秋築館于外若果天子之使必俟館成而至此必魯臣先如京師逆秋築館冬歸于齊也未應夏送至魯冬然後歸于齊也左氏誤以逆為送而杜氏附會又以單伯為周卿皆非也○左氏傳單伯送王姬○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之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胡氏傳單

伯者君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周王女歸于齊魯主婚故築館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宗國主婚禮也今莊公有大喪齊乃不共戴天之讎而為其主婚非禮之甚矣而左氏以為禮也何不明大義若是邪○左氏傳築館于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

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胡氏傳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於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名林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周莊王也不書天缺文也榮叔周大夫例書字錫賜也桓公為大惡莊王不加討且身已沒矣又來錫命悖天理之甚也朱子曰古者諸侯除喪以士服見而受命謂之受命錫命者錫命之繼世而為諸侯也○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胡氏傳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簒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單伯若果王臣則當書送於此今止書王姬歸則知單伯非王臣也○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傳為之中國者歸之也○胡氏傳魯主王姬之嫁舊

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此紀之三邑也齊將滅紀取其三邑遷者移其民人也而公羊曰為齊諱誤矣郱杜氏曰臨朐縣東南今益都路臨朐縣鄑杜氏曰北海昌慮縣有訾城今益都路濰州昌邑縣郚杜氏曰諸虛縣東南今益都路密州○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胡氏傳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彊暴用大衆以廹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己丑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子魯桓公子名慶父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於餘丘杜氏曰國名也地闕公穀以為邾邑盖魯附庸小國後為邾所併也今濟南路有章丘縣地接於魯未詳是否○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胡氏傳案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世戒也魯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寫

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魯主婚故來告○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我主之也○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胡氏傳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禮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文姜也齊侯襄公也自此以後比年享于祝丘如齊師會于防會于陽穀不道之甚經悉書之重戒於後世也禚杜氏曰齊地○左氏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胡氏傳婦人

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臣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名馮子捷立是為閔公

庚寅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溺魯大夫再命例書名○左氏傳疾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其不書者皆不會也桓王崩七年而經始書葬緩也公穀以為改葬劉氏曰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書曰改案此宜以為緩也○左氏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胡氏傳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

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紀侯弟也項氏曰稱字為齊附庸也酅杜氏曰紀邑齊國安平縣鄭氏曰博州今東昌路博平縣○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胡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彊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次欲進而止也書公次君

親將也趙氏曰師駐為次滑杜氏曰鄭地陳留襄邑縣今汴梁路睢州襄邑縣謀會鄭同救紀而不克故書次以譏之○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剌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剌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譏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爾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辛卯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者備物以獻享也

禮兩君相見然後享於廟中今夫人享齊侯于祝丘私見而為之名也直書義自見矣啖氏曰穀梁曰病齊此乃魯國之恥也豈獨病齊乎○穀梁傳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胡氏傳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三月紀伯姬卒內女既嫁而卒則不書此蓋紀亡而書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杜氏曰謀取紀也○胡氏傳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

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爾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程子曰國君死社稷雖死之可也齊侯陳侯鄭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與書梁亡之意同○左氏傳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

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世故國君以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榖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胡氏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叔姬歸酅而不録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滅紀而伯姬之喪在殯故齊侯葬之前書紀侯大去其國以罪紀侯繼書齊葬紀伯姬以見齊侯之滅紀也孫氏曰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若此○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

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忘父讎而與之狩其惡甚矣○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仇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仇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胡氏傳穀梁子曰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

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
今莊公於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
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驅田獵其為樂下
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
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
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壬辰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私見而為之名也至
於如師其惡甚矣○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
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胡氏傳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
載驅刺襄公也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
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
蕩齊子翺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
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
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忘矣夫人之行不可
復制矣春秋書此所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

意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杜氏曰附庸國邑慮縣北有郳城鄭氏曰在沂州今益都路沂州有古郳城後改稱小邾曹姓子爵黎來其君之名也○左氏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郳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郳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胡氏傳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程子曰衛侯朔有罪王當絕之而公會齊宋陳蔡以救朔是逆天王之命也書會而齊宋先序齊為主也○左氏傳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胡

氏傳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絶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癸巳**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吴先生曰王人將卑師少也子突王子名突書救固善之矣何待書字而後為善乎朱子曰這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從而存得他箇名字而今諸公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縁其救故書字何必如此牽彊説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是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左氏傳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胡氏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襃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

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程子曰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彊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

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胡氏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内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秋公至自伐衛○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蟲為害稼者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齊人來歸衛俘杜氏曰俘因也三傳皆曰寶疑經誤今案四國伐衛而齊主兵

公亦在行曰歸俘是齊歸功於魯而以衛俘歸之商書曰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逆天王之命而歸功受賂罪莫大焉○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胡氏傳俘者二傳以為寶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循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

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甲午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此星變也恒星恒有之星也夜中夜半也如雨言其多也半空散落而不及地左氏謂與雨偕非也漢明帝永始中有星隕之異唐元宗誅內亂之夕亦天星散落如雨○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

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説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説哉○胡氏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虚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秋大水

無麥苗

周之秋七八月今之夏五六月也麥熟而苗將秀因水漂盡麥與苗俱損民食將乏為國者之大事也故書○左氏傳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無麥苗麥苗同時也○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

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杜氏曰齊地今東平路陽穀縣○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胡氏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未**八年春王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內將卑師衆例書師杜氏曰期共伐郕范氏曰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二說不同劉氏曰陳蔡於魯境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若是畏其來伐當書曰禦今攻之於經書次于郎以至師還無非譏莊公與仇同圍郕又且過時勞民也當從杜氏說○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胡氏傳用大

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師久於外而陳蔡不至故恐離次失伍復治兵以及齊師同圍郕也○左氏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胡氏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

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
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稱師將卑師衆也魯為主故書及郕降于齊師屈服
歸順於齊也〇左氏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
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
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〇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
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〇
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〇胡
氏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
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呂氏曰莊公不能報父之讎而欲立名字以求
委曲回護其於築館何異而左氏不明大義徒
論其一節於築館于外曰禮也於此而曰君子是以善
魯莊公不亦迂乎〇左氏傳君子是以善魯莊公〇公
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
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〇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

也○胡氏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公孫無知夷仲年之子也再命例書名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胡氏傳無知曷為不稱公

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母弟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彊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案左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

故以齊國之彊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丙申**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與書衛人殺州吁之義同○左氏傳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胡氏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大夫當朝大夫皆在也書公及魯為主也盟謀納子糾也蔇杜氏曰魯地瑯琊繒縣有蔇亭在今益都路沂州承縣○左氏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

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内也○胡氏傳及者内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程子曰桓公子糾齊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故書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書曰糾不言齊以其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當嗣子也公穀皆書納糾獨左氏言子糾誤也然而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兩罪之也○左氏傳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胡氏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彊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案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徙義

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襄公名諸兒齊亂是以緩葬子小白立是為桓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杜氏曰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旱則乾竭故曰乾時在今益都路樂安縣程子曰及其師皆非卿也內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左氏傳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胡氏傳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案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約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没公以見吿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

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唯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案左氏載鮑叔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而經止書殺子糾而不書召忽之死與管仲之不死何也案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國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其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又案論語謂召忽之死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以如其仁如其仁許管仲是特削之而不書也魯殺子糾而書齊人殺者歸罪於盟蔇之大夫與鮑叔也○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

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杜氏曰洙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也以備齊蓋齊在魯之北魯前為齊所敗故浚洙以備之○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

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丁酉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敗奇詐以取勝也長勺杜氏曰魯地

不言伐而言敗敗之者為主此敗報乾時之役也○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

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君親將則書公潛師掠境曰侵莊公既勝齊而又侵宋所以致郎之師也○公羊傳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

故謹而月之**三月宋人遷宿**宋人將畢師少也邢蔡許自遷也移其國都耳陽宿之遷滅也啖氏曰移之于國中為附庸故曰遷義亦通○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胡氏傳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語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齊師宋師將畢師衆也乘丘杜氏曰魯地今東昌路曹州乘氏縣○左氏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

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氏傳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朱子曰荆楚本號也後改稱楚芈姓子爵始封丹陽在今辰州路歸州丹陽城劉氏曰楚之有荆號非一日也詩云奮伐荆楚荆舒是懲非孔子改之也若曰楚在荆州以其彊大故抑而謂之荆借使荆州之地復有一國如楚之彊則有兩荆矣不亦妄乎書荆將尊師少也蔡師師衆也莘杜氏曰蔡地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蔡哀侯名獻舞○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以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氏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

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姓未詳子爵國在今濟南路歷城縣古譚城程子曰將卑師衆故曰齊師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彊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左氏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胡氏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案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

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以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彊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彊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戊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報乘丘之役而又敗書公敗魯為主也魯宋之窮民困兵亦甚矣鄑杜氏曰魯地○左氏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秋宋大水** 來告故繫國○左氏傳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

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逆者微故不書逆魯主婚故書○左氏傳齊侯來逆共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胡氏傳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詞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

于虞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己亥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已亡叔姬無所依故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胡氏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

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鄬其卒其葬史册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南宮萬也再命例書名捷宋閔公名也仇牧稱大夫與孔父荀息之義同○左氏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

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胡氏傳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

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弑閔公而出奔陳蕭叔大心以賂求之於陳取而殺之莊公子御說立是為桓公書萬

出奔而不書殺萬見宋不即討且兼罪陳之受賂也○胡氏傳案左氏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庚子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桓公始合列國而為會以平宋亂人皆微者也未能合諸侯始合微者為伯之兆矣亦大夫專政之所從始也而諸家謂爵齊者褒辭諸國書人貶辭甚非也貶則俱貶何齊主會而褒之反貶其從之者乎凡書人皆一命之微者也以諸侯而會大夫陵抗之罪直書而義自見矣劉氏曰有北杏之會而後有鄄之會有惡曹之盟然後

有溴梁之盟○左氏傳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人將卑師少也遂姓爵俱闕國在今濟寧路鉅野縣十年滅譚今又滅遂遂以威諸侯而圖伯也○左氏傳齊人滅遂而戍之○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

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氏曰濟北東阿在今東平路東阿縣乾時之戰長勺之敗齊魯惡矣柯之盟始及齊平也書會盟齊為主也○左氏傳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於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公雖內與不日信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廟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

辛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稱人將卑師少也齊主兵故先序○

左氏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胡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葢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故能南摧彊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為周卿杜氏附會以為畿內諸侯葢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若單伯非王命而會伐則當書曰單伯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也今先書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知齊主兵也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會伐也又如隱公四年四國伐鄭宋主兵而翬會伐辭與此同由是論之單伯魯臣確矣○左氏傳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也○胡氏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

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荊入蔡

荊乃楚之舊號後改曰楚如郳改小邾如邾改鄒之類是也穀梁傳曰狄之以州舉非也何狄之於初而不狄之於終乎○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齊侯主會宋服

故也鄄杜氏曰衛地東郡鄄城今東昌路鄄城縣内臣會諸侯與桑之例同○左氏傳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

壬寅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齊主會故先序因宋服之後再會諸侯齊伯已漸也○左氏傳齊始伯也○穀梁傳服同會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先序主兵也郳即小邾也○胡氏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間宋伐郳故侵之鄭之失道可知矣○左氏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氏傳侵宋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侵伐無鐘鼓曰先儒或非其

訛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撃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癸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其侵宋也故宋主兵○左氏傳宋故也

秋荆伐鄭　將尊師少故書曰荆伐鄭孫氏曰齊桓未能救中國也○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會字上公羊有公字趙先生曰缺文也當從公羊傳許男下穀梁有曹伯字滑姬姓伯爵國在今大名路滑州幽杜氏曰宋地齊桓初會諸侯未能為主諸侯同為盟也故書同盟胡氏謂同欲意亦近似而又謂既盟而反覆故書同失之於鑿聖人作經一例耳何一字有兩例乎程子曰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味天下與之之辭正同為此盟之義也○左氏傳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胡氏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

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邾儀父也）子瑣立前書字附庸也今書子爵王命為列國也不日缺文也不書葬不徃會也○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甲辰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鄭再命大夫為行人齊執之○左氏傳鄭不朝也○公羊傳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胡氏傳書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

齊人殲于遂盡殺之無遺故曰殲○左氏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以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胡氏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彊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彊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彊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因亡逸齊之罪也○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逃○胡氏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

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効匹夫之道逾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麋鹿屬魯所素有多則害稼為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胡氏傳麋魯所有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乙巳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不書日闕文也○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即魯與會于潛盟于唐之戎也濟西濟水之西魯公追之至此譏

其來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遠也而公穀皆曰大之非也啖氏曰譏遠追爾言大亦無義○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於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胡氏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

杜氏曰短狐亦名射工蓋以含沙射人為災魯所素無故書曰有○左氏傳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胡氏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

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丙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為三命大夫例書公子某

媵以庶女從人之嫡女而嫁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事之辭書及魯為主譏以私行而繼與大國盟也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也○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

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者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臨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

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夫人姜氏如莒文姜如齊固失道也至於如莒失道甚矣○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西鄙魯之西邊邑也齊主兵討公子結之盟故來伐程子曰齊桓始伯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以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丁未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文姜再如莒則莊公失防閑之罪著矣○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

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啖氏曰災天火也大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豈大瘠乎○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痾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濟陽路濟陽之戎也近於齊此必因齊災而侵之故齊為伐以報也大災之後不

知修省而伐人罪可知也

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鄭厲公名突子捷立是為文公○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案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穀梁傳婦人弗目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葬緩亦失禮也

己酉**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眚常也非常為大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異於常故書公羊傳以為忌省穀梁傳曰為嫌天子之葬皆非也趙氏曰當時天子微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得為禮且莊公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豈有所忌乎赦自赦爾葬自葬爾事無相關○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胡氏傳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

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微者殺之例書人陳宣公子名御寇○左氏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而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政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〇胡氏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夫人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此下亦必有脫簡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書及內之微者也高氏傒名齊三命之大夫也程子曰始與仇為婚惡之大也〇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〇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〇胡氏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

侯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冬公如齊納幣 公穀皆曰譏公親行不使卿其說固是然而與父讎為婚又母喪未除而聘婚豈無譏乎程子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胡氏傳公之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庚戌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祭叔來聘 不書天王使斷簡缺文也○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胡氏傳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

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程子曰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左氏傳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胡氏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荆人來聘荆人楚一命之微者來聘始與魯交也諸家或謂進之故稱人謬説也既曰稱人者貶辭又以人為進之何也豈有襃貶共一字之理愚竊謂盟會聘稱人一命之微者也侵伐稱人將卑師少也凡此皆據事直書俱非襃貶諸國皆然○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時不待再○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適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辯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

朝公蕭姓缺宋附庸國在今河南府路徐州蕭縣公與齊侯不行禮而會如道路之相遇而蕭叔乃於穀朝豈得為禮乎○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未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胡氏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丹用朱飾也桓宮桓公之廟也楹柱也踰禮過飾故書○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桓宮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名射姑子羈立戎伐曹而逐之立赤是為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杜

氏曰鄭地滎陽卷縣今汴梁路鄭州之西北程子曰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胡氏傳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辛亥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丹楹非矣刻桷又甚焉○左氏傳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弗聽○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胡氏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

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公以為後鑒也葬曹莊公不書日缺文也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親迎止當迎於所館不當至齊夏如齊而秋方至其失禮甚矣○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胡氏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説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莊公夫人哀姜也書入不書至不告

廟也覿禮見也幣帛也書用幣者不宜用失禮也孫氏曰莊公欲夸寵之故使同宗大夫之婦用幣以見也婦人榛栗棗脩告虔而已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失禮甚矣○左氏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為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行其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

之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戎侵曹納赤也

曹羈曹世子也稱曹羈與鄭忽之義同赤曹之庶公子與突之義同公羊以曹羈為大夫又公羊穀梁俱以赤

為郭公謬說也○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也蓋郭公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胡氏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公穀以為曹赤非也杜氏以為缺文啖氏曰郭公之下必知有字缺文也胡氏傳用師氏說以為郭亡與梁亡例同義亦通○公羊傳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胡氏傳此郭公者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

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汲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壬子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四命例書字○左氏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名朔即位四年而出奔二公子立公子黔牟又八年齊宋陳蔡伐衛逐黔牟而納之至是卒子赤立是為懿公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傳非常也唯正月之

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公羊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桓公女也逆不使卿但書歸而已○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

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冬公子友如陳公子友字成季桓公子也公子為大夫三命者例書公子某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癸丑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報濟西之役也其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不名缺文也公羊曰衆也趙氏曰假如不死節豈有盡殺之乎啖氏曰稱國者明死者全無罪死者又無名節故不紀字也孫氏曰不書名氏者脫之也○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

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

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嬴姓子爵國在今淮安路泗州臨淮縣後北遷在今汴梁路徐州書公會而宋先序宋主兵也○胡氏傳桼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杜氏曰魯地今濟南路有洮溝○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胡氏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

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公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

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卿四命例書字季友越境而行私禮季氏之專於此已兆矣○左氏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胡氏傳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

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治亂倫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胡氏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氏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

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杜氏曰衛地今東昌路濮州

乙卯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伐衛而書衛及齊戰者責在衛也○左氏傳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之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胡氏傳春秋

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案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篨立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伐鄭將尊師少也齊人宋人將卑師少也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之所在○左氏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

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隣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築新築城也郿杜氏曰魯下邑也穀梁以築為虞之非也劉氏曰此自築邑耳非囿圃也以囿圃解之惑矣○左氏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公羊傳冬築微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

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胡氏傳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氏辰名魯大夫臧文仲也三命例書氏書名饑故告糴○左氏傳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以為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諸侯告糴譏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税什一豐年補敗不外

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胡氏傳麥䅘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恱其名而以急病攘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丙辰**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者更舊之謂延廄魯公之馬廄也○左氏傳書不時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傳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左氏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杜氏曰蜚負蠜也蟲為災書有魯所素無也○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

紀叔姬卒 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城完舊也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在今益都路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左氏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丁巳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也愚謂公次于滑親將也師次于郎將卑師衆也次于成將卑師少也次者欲進而止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郕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郕也

秋七月齊人降郕 降以兵脅其屈服歸順也郕杜氏曰紀附庸國今東平路須城縣有郕城○公羊傳郕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

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胡氏傳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胡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暌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見其非禮也

冬公

及齊侯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流在齊為齊濟在魯為魯濟○左氏傳謀山戎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齊桓攘夷狄之功始於此山戎鄭氏曰漁陽在今薊州漁陽縣○左氏傳以其病燕故也○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爾○胡氏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

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名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戊午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啖氏曰一歲三築臺豈無妨於人乎○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胡氏傳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不日不名缺文也

築臺于薛杜氏曰薛魯地也今東平

路秦時為薛郡蓋因此也鄭氏曰薛有二秦有二薛國在徐州秦國在隴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于秦皆魯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程子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義與此同○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胡氏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魯地東平范縣有秦亭今東昌路濮州范縣○公

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内也

冬不雨

無雨也不害稼故不云旱○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已未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孫氏曰魯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諸家以為齊邑者非也○左氏傳為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杜氏曰魯地高平昌邑縣西南今濟南路鉅野縣有古昌邑城○左氏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遇者志同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子牙桓公子也名牙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後為叔孫氏○左氏

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不以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儽氏至乎王

提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胡氏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左氏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胡氏傳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

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般莊公子即位未踰年之君例書子不地弑也○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冬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胡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莊公過

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而書曰如見慶父之專去來無阻之意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名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

且遠矣

狄伐邢狄其衆不一最強者北狄赤狄白狄北狄地在今大同路赤狄地在今廣平路白狄地在今延安路然以地之相近攷之當是赤狄邢姫姓侯爵國在今順德路邢臺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三